



立即發表：2018 年 7 月 20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錯過消息請見 (ICYMI)：衛生廳 (HEALTH) 廳長朱克 (ZUCKER) 博士報導遭聯邦政策與父母分離的移民兒童所承受的潛在健康後果**

紐約州衛生廳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Health) 廳長霍華德·朱克 (Howard Zucker) 博士和衛生廳首席幕僚長丹妮爾·格林 (Danielle Greene) 在《美國醫學會雜誌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上發表了一篇報導概述聯邦政策將移民兒童與其父母分離，對這些兒童將造成何種潛在健康後果。該報導可從 [此處](#) 閱讀，並列於下文。

美國聯邦政府在過去 18 個月期間所採取的行動表明，兒童的健康與福利（特別是邊緣族群的兒童）可能已經不再是優先考量範圍。最近的例證即是將非法進入美國，或在邊界尋求政治庇護的家庭之兒童與其父母分離的政策。

雖然川普 (Trump) 政府在面臨排山倒海的大眾與政治壓力下修改了政策，但在德州 (Texas)、新墨西哥州 (New Mexico) 以及亞利桑納州 (Arizona) 邊境已有超過 2300 名兒童被帶離父母身邊，送往依利諾 (Illinois)、紐約 (New York) 和華盛頓 (Washington) 等 17 個遙遠的不同州。聯邦法官裁決必須停止拆散家庭的作法，並且必須在 30 天內使家庭團聚，而且未滿 5 歲的幼童更必須在 14 天內與父母團聚。但團聚的規劃仍付之闕如。截至 7 月 10 日，雖已有部分兒童已和家人團聚，但仍有超過 2000 名兒童與其父母分離。

兒童與父母分離的直接後果顯而易見：焦慮、失去食慾、睡眠不足、抽離，或攻擊性的行為。兒童出現憂鬱、自殺傾向或自殘危險的報告也已陸續出現。不過即使兒童與其家人團聚，可能也已產生更內傾、終身而且重大的長期影響。當全國的注意力轉往下一項危機之後，這些兒童和其家人將仍須克服強制分離所造成的長久身心與情緒影響。

研究顯示，在童年時遭遇的多種壓力與未預期的事件稱為「負面童年經驗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ACEs)」，具有累積性的效果，並會造成壓力，可能對身心產生終其一生的負面影響，並甚至波及後代。負面童年經驗的 10 種

分類包括：情感忽視、身體忽視、精神虐待、身體虐待、性虐待、父母離異、目擊家中成人之間的暴力行為，以及家中成員有藥物濫用習慣、精神疾病，或為/曾受到拘禁者。家庭分離政策會使兒童受到至少四類的負面童年經驗：情感忽視、父母離異、目擊暴力行為，以及父母受到拘禁。兒童受到拘禁雖並未正式列為負面童年經驗，而且技術上而言被分離的兒童並未受到拘禁，但住在政府管理的臨時性群體設施中，仍然有違許多人的意願。僅憑被拘留在這些設施中，就可能造成其中某些兒童的負面童年經驗。除此之外，正如先前所述，有些被分離的兒童已經顯露出憂鬱和其他精神疾病的症狀。因為他們住在群體生活的環境，所以這些兒童也是其他被分離兒童的暫時性「家中成員」。

許多移民家庭會跨過美國邊境尋求庇護，乃是肇因於幫派、毒品或其祖國當地環境的情勢因素。正因如此，這些兒童本身可能原已經歷數類負面經驗。一份 1998 年對 17337 名凱薩醫療健保機構 (Kaiser Permanente HMO) 成員所做的調查與身體檢查顯示，健康不良的情況增加和負面童年經驗的數量息息相關。舉例而言，和沒有負面童年經驗的人比起來，經歷過四項負面童年經驗以上者有較高的風險，會在過去一年內出現 2 週以上的憂鬱狀態 (50.7% 比 14.2%，勝算比 (adjusted odds ratio, aOR) 4.6 [95% 信賴區間, 3.8-5.6])、曾經試圖自殺 (18.3% 比 1.2%；勝算比, 12.2 [95% 信賴區間, 8.5-17.5])、曾經罹患性病 (16.7% 比 5.6%；勝算比, 2.5 [95% 信賴區間, 1.9-3.2])、曾經注射毒品 (3.4% 比 0.3%；勝算比, 10.3 [95% 信賴區間, 4.9-21.4])、罹患心血管疾病 (5.6% 比 3.7%；勝算比, 2.2 [95% 信賴區間, 1.3-3.7])，以及當時為吸菸者 (16.5% 比 6.8%；勝算比, 2.2 [95% 信賴區間, 1.7-2.9])。

發展中大腦的結構和功能會經 7 種不同機制而因負面童年經驗受損。讓發展中的大腦長期受到壓力，可能會使交感-腎上腺髓質系統 (sympathetic-adrenomedullary system) 以及下丘腦-垂體-腎上腺軸 (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ocortical axis) 受損，造成釋放更多腎上腺素 (epinephrine) 和皮質醇 (cortisol)。釋放較多賀爾蒙會造成海馬體 (hippocampal) 的體積縮小，可能影響大腦的情緒的記憶處理，以及壓力調適。其他部位的灰質減少，則會造成即使面臨較微小的壓力源，仍會過度地反應。這些過度反應則會被調節基因中的表徵遺傳變化加強，將患者永久性困在一個高反應的狀態，而這會激化發炎反應並引發疾病。惡性壓力經驗會傷害神經迴路，降低兒童對環境變化的反應能力。炎性化學物質會淹沒淋巴系統，影響身體健康。長期暴露在負面童年經驗下，會減弱邊緣系統中的神經聯繫，並增幅焦慮和憂鬱發展的風險，以及其他情緒障礙。未經控制的神經修飾 (neural pruning) 和神經發炎則會造成不理想的決策和執行能力。與負面童年經驗相關的壓力會縮小端粒，增加兒童患病的風險，並加速老化程序。

移民兒童與其家長短期分離，是否會影響這些兒童發育中的大腦，或者形成長久的身體與情緒影響，尚未可知。然而，短期與長期之間如何區分也尚未明朗，而分離經過的時間截至目前為止也有數週到超過 7 個月的差別。雖然兒童可能韌

性十足，而且單次創傷事件的影響可能是暫時性的，但負面童年經驗累積下來的情緒與身體影響則可能是永久的。

與父母分離的兒童年齡較小也有其令人擔憂之處。雖然社交、身體和情緒後果會影響所有兒童，但負面童年經驗所影響的生物程序則是在 6 歲前最為活躍。以最年幼的兒童而言，適應力潛能可能受到弱化。幼年時的養育會增進表徵遺傳調節的發展。這套程序會監控壓力水平，並會透過細胞和突觸可塑性在幼年期間固定。由於相關方面的最大發展是在 6 歲時發生，這些網路會直接影響個人對負面情況的反應與調適能力。適應力乃是內部傾向和外部體驗交互作用而產生。

此外，亦有報導指出收容設施的照護人員都奉命避免讓兒童之間或讓工作人員與兒童之間彼此觸碰和擁抱。多種研究皆已得到結論，觸覺對於兒童的發展至官重要，而剝奪幼年期的觸覺刺激將會造成發展遲緩，以及成長與認知發展受損。

家庭能在安全的環境中團聚，是治療這些身處異地的兒童必要的條件。受到分離影響的兒童們，未來很可能需要文化敏感、真對特定創傷、和以證據基礎的服務。包括健康、心理健康和社會服務等。然而，大多數這些兒童將被遣返回國，得不到上述服務。即使留在我國者，也可能不符合接受金援的資格，或者該家族也許根本不敢求助。

聯邦下達禁令，防止各州提供服務給留置其邊界上的幼童，讓這項任務變得更為困難。此外，育幼與安置機構也已奉命，不得向州監管機構透露其照護的兒童之任何相關資訊。

這些政策的負面後果將在未來造成重大影響。對這些兒童和社會而言，讓這些兒童和其父母再度聯繫，並提供他們可能需要用到的服務作為分離後果才是最重要的考量。強制分離父母與其兒童。美國實在不該再發生此事。

###

網站 [www.governor.ny.gov](http://www.governor.ny.gov) 有更多新聞  
紐約州 | 行政辦公室 | [press.office@exec.ny.gov](mailto:press.office@exec.ny.gov) | 518.474.8418

[退出訂閱](#)